

“纪念五四运动 发扬五四精神”

从「五四」开启的路向不断向前

张 頔 武

为中心的观念。“自觉”就是要清醒地认识自身和世界，清醒地认知中国在世界的位置和青年在自己的时代的责任和使命。“奋斗”就是在这样的认知的基础上对于时代的命题做出回应，是对于行动的召唤，是对于历史的责任的担当，是中国面临严峻的危机和挑战的时代对于未来的承诺。这些今天读来依然具有吸引力。陈独秀通过对于当时中国的历史情势的阐发，提供了在当时全新的历史和现实的视野。在纵向上，他通过强烈的历史和当下的对比来观照中国的危机；在横向上，他通过现实的中西的对比来思考中国文明的未来。这种思维的方式是基于当时的现实做出的必然的反应，也是“五四”时代的文化精神的力量所在。先驱者们就是要通过这样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对于中国的出路和走向提出见解。这一视野的关键是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关于“现代性”的方案，这一现代性的方案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通过尖锐的对比的修辞所提出的六个方面的要求：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陷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自主所指向的是现代的人的选择，也就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人格的确立。进步所指向的是世界的潮流，也就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进取则是指向中国的努力，也就是走向现代的坚实选择。世界则是中国需要融入的空间，也就是现代的参照的获得。实利则是当代生活的重要的基础，也是社会进展的重要方面。科学更是现代社会存在的重要基础，也是社会获得基本认知的前提。这六个方面其实完整地展开了对于未来社会进步的构想，也是现代性方案的具体的表述，他其实给中国提出了努力的目标和方向。这些召唤一直在得到历史的回应。

应该说，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这六个方面应该说已经获得了充分的展开。当时所提出的历史的命题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实现。这种实现其实也是一百年来中国的“自觉”和“奋斗”所取得的成果。现代性的中国的方案其实已经有了完整的展开。中国的发展其实也是对于先驱者的构想的最好回应。从回顾这篇文章，我们可以为中国的奋斗的成果感到自豪。现在中国的情况和问题已经超越了“五四”先驱者的构想，我们面临的是重要的新的历史际遇和历史的空間。经过了整个 20 世纪中国人的艰苦的求索和坚韧的努力，也经过了这些年来中国人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环境中的明智的选择和实实在在的具体努力，伴随着 40 年高速的经济成长，一个崭新的全球化时代已经以新的形象融入了世界。同时，也展现了一个新兴的大国在崛起时刻的新的无限的可能，让世界的“大历史”发生了重大的，在今天我们可能还难以充分认识的改变。中国已经开始走出 20 世纪中国的深沉的民族悲情和痛苦。这一切其实说明了 100 年来中国的努力没有辜负先驱者的期望。当然，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面临着许许多多新的挑战和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是怎样在内部创造更为美好的自我，让中国的发展得以持续。另一方面，是怎样让世界看到 一个“魅力中国”，让中国的价值和 文化创造为世界所了解，都是今天中国面临的挑战。

中国的发展已经告别了 100 年前深重的历史的悲情和中国的挫败与衰败，从而在新的历史路向上有了新的发展。当下的时代命题和时代要求已经有了变化，但中国要对于人类有更大的贡献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中国自身在迈向更高目标的同时，其实也在要求和期望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当年陈独秀以西方为参照提出的期望，现在已经在新的方向上得到了更多升华。现在的中国的发展，已经不是走入现代的问题，而是如何在当下的全球格局中确定自身发展的新的位置，也是让整个社会的提升具有更大的人类意义。100 年来的中国的奋斗既得到了历史报偿，也有了更高的实现的新的可能性的展开。现在看来，这六个命题本身都在有更多的转化。我们可以看到，自主实际上现在是如何在自身的传统与全球之间创造一种新的认同。进步则不仅仅是中国的目标，还要成为引领世界的目标。进取则是实现这种进步的主动的行动，世界则是中国需要发挥作用，做出更大贡献的世界。实利则是通过实践来为世界提供更多参照的可能。科学则是在发展会让中国有更多贡献的领域。这些历史命题其实都在升华之中。它所提供的启迪是，在当下，我们需要以新的方式重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思考这些命题。把先驱者们的召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更多新的回应。这也是时代的命题。

在这个时刻，以“五四”先驱者的开拓未来的勇气和明智来努力探索我们的未来，让年青一代感受到“五四”时代的人们的历史的责任感，其真正是纪念“五四”的意义所在。因此，超越“五四”先驱者们的思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中国的新的未来，其实对于先驱者的精神和力量的最好的继承和发扬。中国需要新的思想和新的意识，这些都需要我们以“五四”的“自觉”和“奋斗”的精神去努力向前。

“五四”已经过去 100 年，那个刻着“五四”的深深的印记的 20 世纪也已经和我们渐行渐远。

但“五四”仍然是我们精神的起点，也是现代中国的精神的起点。“五四”虽然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但它已经是 20 世纪中国人探索和追求的一个精神符号，“五四”精神也仍然有其当下的价值和意义。“五四”既是一段具体的历史，又是中华民族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的选择的象征。在今天看来，“五四”当然已经重归历史，但它就像中华民族在自己漫长历史中的许多关键的时刻一样，已经成为中国精神和中国人人格的一个表征。“五四”是 20 世纪初中国人一方面面对“现代”的挑战，正视自身落后的命运，追求中国进入现代，努力实现人的解放的宏大努力。另一方面，则是追求建构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追求中国的新的强大和兴盛的努力。所谓“启蒙”和“救亡”构成了“现代”中国精神的前提，它们构筑了一体两面的精神价值。“启蒙”当然是建构新的“公民身份”的前提，所以需要让中国人超越传统的限制进入“现代”。而“救亡”则是实现国家在现代世界中的有尊严和受尊重的地位，让国家进入“现代”。这些努力都是为了一个新的中国，一个现代的中国的实现和中国人的新的性格和形象的确立。

这些“五四”时代的命题激励了一代代的年轻人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而忍受艰难困苦，为了中国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五四”的具体构想和先驱者们的具体思考，是基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必然选择，不可能完全适应于今天，也不可能将它所有的思考的结果做超越历史的简单的比附，但先驱者们的勇气和力量，他们在中华民族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刻所表现的探索的勇气和胆略，他们那种为中国开拓新的道路的勇气，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深处最宝贵的财富。

陈独秀为《青年》杂志所撰写的那篇发刊词《敬告青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最重要的开创性文献，也开启了新文化运动，为未来的中国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和思想的资源。这里对于青年所发出的召唤，今天看来仍然具有自身的生命力。它的具体主张可能已经回归于历史本身。但我们可以看到，时间已经过去了 100 多年，它的那种精神的力量仍然对于我们有着启迪作用。

《敬告青年》提出了以“自觉”和“奋斗”

纪念“五四”，想起鲁迅……

阎晶明

今年是“五四”运动 100 周年。纪念“五四”运动、发扬“五四”精神十分重要。“五四”运动是一场爱国运动，同时是一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先锋人物很多都是作家。鲁迅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旗手的位置和作用更是不可替代的。理解“五四”，就要读懂鲁迅。毫无疑问，鲁迅是一百年来现代中国最重要的经典作家。读懂鲁迅，同样有助于深刻理解一百年来中国现代史。

经典作家的特征，是可以让人从一百个方向去探究，而且窥探越多，空间越大，可研究的话题也越多。他们的作品有无穷尽的阐释空间，他们的人生经历一样让人评说不已。经典作家身上往往有很多谜局，很多未知的、有争议的、不可考的内容诱人深入，但这种不可考是自然形成的，有如宿命般的结果，不是当时的人炒作出来的。如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孔子、曹雪芹等等，都是如此，他们的作品本身就有很多值得深究的地方。恰恰是这些谜一般的人物，写出了最伟大的作品。鲁迅的一生中，也有很多纠缠不清的谜局让人费解。如鲁迅与周作人的兄弟失和，鲁迅与陈西滢、梁实秋、高长虹等人的恩怨论争，鲁迅与朱安的婚姻等等。当然，鲁迅的弃医从文，参与过的各种社会活动，他的思想历程，更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话题。现代以来，还没有一个作家具有这样的复杂性。当然也正因为是鲁迅，他的心路历程才会让人津津乐道。

经典作家的创作，对自己所属的国家、民族，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具有强烈的责任感。鲁迅的创作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始终遵时代之命，充满了使命感与责任感。鲁迅的文字充满了对那个时代的深

刻了解，同时又充满了未来的殷切希望和对现实的无情剖析，包括对自己的无情解剖。鲁迅是最自觉地按照时代的要求进行创作的作家，他自称自己的创作是“遵命文学”。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一方面要完成政治革命，另一方面要把大众的精神从旧的束缚中拯救出来、解脱出来。鲁迅的小说，描写了旧体制对人的压迫，他批判国民性中的奴性与软弱，但也时刻铭记着文学要给人以希望和力量。如《药》在残酷的悲剧性的描写中，以夏瑜的坟上“平添的花环”给人以希望。《故乡》关注的是人心的隔膜，“我”是辗转辛苦，闰土是麻木辛苦，其他很多人是恹恹辛苦，充满了悲凉的色彩。但小说的最后，鲁迅不但寄希望于“我”和闰土的后代不再隔膜，而且发出了“世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寄语。一句看似非小说的语言，正是鲁迅坚持“遵命文学”的体现。《狂人日记》的主题是批判“四千年历史”无非就是“吃人”二字，小说的最后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喊：“救救孩子……”由此可以看出，鲁迅是一个充满强烈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是文学家，同时也是思想家、革命家。他的内心世界充满了悲剧感、悲凉感，常常怀疑自己的人生，但他却时时告诫青年，不要受他的影响。他希望这个社会能够变革。他说，如果这个社会的重重问题能够得到改变，他宁愿自己描写和批判这些现象的文章速朽。所有的经典作家，都是自己时代的书写者，只有把他所处的时代写好了，才有可能流传下来，才有可能具有永恒价值。

经典作家必须在艺术上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高峰。鲁迅的高度，他的作品，以及他的精神高度，就是中国新文学的高

峰。鲁迅既是一名思想上的先觉者，也是一名实践上的先行者。1918 年，鲁迅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现代小说《狂人日记》，它的主题是批判性的，在写法上使用了白话文，艺术上充满了抒情性、象征性，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小说先河。鲁迅是杂文文体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对现实的批判，类型化的描写，讽刺的笔法，成了后来者的范本。鲁迅还是中国现代散文诗的拓荒者，《野草》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散文诗的最高境界。后人再写散文诗，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野草》的致敬，是对其或直接或间接的摹写。鲁迅不仅是一位优秀的作家，还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他的翻译观与他的写作观是一致的，翻译的文字量也几近于他的创作量。同时，鲁迅还是一位文学编辑，主持出版过很多刊物和丛书，也支持和帮助过很多青年写作者。鲁迅对古典文学深有研究，写出了《中国小说史略》，花十多年时间整理和抄录了《嵇康集》。鲁迅对多种艺术颇具造诣，深有研究。他是中国现代木刻的倡导者，在美术上有独特的贡献。他还是一位艺术设计师，从校徽到图书，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纪念“五四”，想起鲁迅。阅读鲁迅，致敬经典，在今天仍然是一个重要课题。阅读鲁迅，对作家而言可以对自己的文学观念、创作理念产生触动，对创作产生直接的启示。当今世界，文化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家要呼应时代要求，必须加强学习。学习政治，学习文化，还要向科技学习，不断积累，把科学思维与文学想象结合起来。同时，阅读经典作家的作品，不断提升审美力、理解力和艺术表现力，也是创作者和文学读者的必修课。

啊，新诗！

高 昌

四”前后诞生的新诗，其伟岸巍峨的时代意义，不仅仅是为中国诗坛带来长达百年的语言新变，更重要的是为中国的社会文化心理带来了理念上和精神上的崭新气象。梁启超先生在 1899 年 12 月 25 日写道：“以为诗之境界被千余年来鸚鵡名士（余尝戏名词章家为鸚鵡名士，自觉过于尖刻）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新诗的出现，是和新人的出现紧密联系着的。20 世纪初叶的新诗作者大声疾呼着“务去陈言”，宣示着“反对‘琢镂粉饰’”的主张，实际上更是以一种截然异质的扬弃姿态和文化自觉，对因袭沉靡颓唐的晚清诗风进行了激烈的反抗。新诗可不是哼唱着温柔敦厚的古典节拍优雅登场的，它一亮相就是一个叛逆的姿势，一种战斗的表情。新诗带着天然自由的叛逆的精神胎记来到舞台中央，把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的陈腔老调打了个落花流水，把传统诗学中的起承转合、中庸和合等等井然有序的惯性元素也统统打了个七零八落，稀里哗啦。“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设身处地，遥想当年，同光体和桐城派那些平平仄仄的细麻绳和之乎者也的小皮筋，怎么能束缚得住那奔涛汹涌的思想波涛呢？

“五四”运动前后，出现了众多的新诗尝试者和探索者，“牛人”纷呈，“大神”众多，共同组建了新诗初年的灿烂星座。胡适谦称自己的《尝试集》“很像一个蹩过脚后来放大的妇人回头看她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但是生涩中有生气，稚拙中有天真，其自觉而顽强的尝试精神，还是为中国新诗彰显了最初的艺术尊严和文学意义。郭沫若先生 1921 年 8 月在上海泰东图书局初版的《女神》，使中国新诗的面貌焕然一新。诗人带着“建设一个第三中国——美的中国”的美好憧憬和雷霆狂飙般的激情，迸发出强悍、炽烈、自信的个性解放的颂歌：“我是全宇宙底 Energy 底总量！”“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一连串的“我”字在这本诗集中闪闪发光，以其瑰丽想象、磅礴气势、粗犷形式、激越节奏和晓畅语言，开创了真正的壮美刚健的“一代诗风”。张扬个性、自我发现的强烈意识，汪洋恣肆、无拘无束的奔放胸臆，勇气十足、昂扬进取的创造热情，大破大立、“如大海一样地狂叫”的叛逆精神以及火山爆发般的语言宣泄和表达方式，都体现了鲜明的时代

特征，直观展示了白话新诗的诗体魅力，也闪耀着“五四”精神的灿烂光芒。

从“五四”以来，中国新诗的版图星光灿烂，留下了一个觉醒了民族的坎坷心路和精神谱系。每个历史的关键节点，都有代表性的名字和纪念碑式的作品；每个特殊的复杂区域，都有独具特色的诗人和个性十足的诗篇。站在 21 世纪的风帆下回首那些起伏波涛和跌宕风云，可以开列出一个很长的名单……他们把“有缺陷的人生”锤炼成精金般的精美诗行，在一个开放包容的艺术生态中绽放出各自的精彩；他们把浪漫情怀吹成满天花雨，把美丽的爱情吟唱成不尽情的心曲；他们以其打通古今中外的不凡气度重建了新诗的形式美和音乐美，带着象征色彩和现代格调，给时代吹送来一缕缕奇异的新风；他们用清新的白海螺抒发着对“年青的神”的挚深情怀，用青春焕发的诗笔记录了血肉长城的悲壮大美；他们以冷峻的哲思和深邃的意象营造时代精神的心象……今天检阅这支纵横诗坛的队伍是令人振奋的。他们或华美、或质朴、或高昂、或深沉、或直接、或委婉的各种声调，对新诗的审美演进和美学发展做出了可贵建树和伟大贡献。重读他们的佳篇美什，仿佛又回到了那波澜壮阔的年代，心中汹涌着许多说不出的感动。一个个闪光的姓名，一行行滚烫的诗句，就如同一朵朵明亮的火焰在眼前闪耀，在心头跳跃，在血液中燃烧……飘扬的是灵魂的旗帜，体现的是生命的光辉和重量。他们的作品形式不同，风格各异，但那份爱国、进步、科学、民主的时代情怀和明亮真诚的大爱、博大宽广的胸襟都是共同的，那义无反顾的精神、思考探索的勇气，也是共同的。这些诗歌有自叙色彩，也有时代激情，有史料价值，也有现实意义，滋养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灵，更滋养了我们的精神家园。

我愿意特别提醒读者关注那些用生命的指尖弹奏着时代琴弦留下的一曲曲火焰一样的滚烫旋律。他们不是坐在书斋里小推小敲的高蹈名士……但他们又是最能打动人心的诗人——不是把诗当做生命的诗人，而是用生命来写诗的诗人，是躲在书斋里吟风弄月、叹花惜草的所谓名士们所万万不能及的。正如鲁迅先生生在“五四”前夕所言：“诗的好歹，意思的深浅，姑且勿论；但我说，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